

开在冬日的花

□廉彩红

四季有花，各有秉性，春花娇媚，夏花浓艳，秋花清逸，冬天的花则在明媚清芬里含着一种高冷，在芳香四溢里有着一份淡泊。

离家不远的草地上，此时一片枯索，曾经繁茂活潑的小草蔫头耷脑，失去水分和色泽的草叶在冬风的吹拂下东倒西歪。在角落



处，我看到一株鬼笔，还开着花。远处看白色的花瓣，黄色的花蕊，轻轻随风晃动着，让这片枯草地显出一片生机。我忙走过去细细打量，每朵花都呈五瓣白色莹润的椭圆形花瓣，中间黄色的花蕊似乎被花瓣保护在中间的小妹妹，娇俏明媚。鬼笔的叶子也变成深绿色，干绿色、黄色，它们在逐渐缴纳自己的水分和活力。而枝头上一朵朵的小花却傲然笑着，带着不屈和骄傲。我以前从没注意过鬼笔开花，如今看到它开在冬天的花，不由陷入沉思中。它的花无香味，模样简单质朴，安静地处在角落里，开着，落着，有人知无人知，它都不在意。一种淡淡的敬意慢慢地浮上心头。

毋庸置疑，蜡梅是冬天忠实的拥簇者。它把香气、模样、情意都毫无隐藏地奉献给冬天。在任何地方，遇见蜡梅，心里那份暖意和香气就遏制不住地浮到心头，萦绕在周身，久久不散。

公园有个蜡梅园，每逢冬季，我都要来到这里欣赏蜡梅。蜡梅枝干深褐，虬龙蜿蜒，苍劲向上，犹如退隐朝堂的智者，而枝头的蜡梅花则嫩黄娇媚，朵朵梅花犹如被蜜浸润了一般，泛着蜡质莹润的光泽，粲然、细巧、娇媚，在冬风中楚楚而动，把一身幽香浓淡淡弥漫得很远很远，随着人们纷至沓来，它们越发笑得天真，笑得热闹，像十八岁年华的小孩儿。蜡梅在诗人的笔墨中更是历经千年而不衰，其形不改，其味不散，香润千年，它有着“不肯皎然争雪，

只将孤艳付幽香”的高傲自持，也有着“腊蕊雪中破，清香小院前”的烟火温暖，更是文人清供案上的一枝独秀“寒家岁末无多事，插枝梅花便过年”。

家里养了一盆虎刺梅，勃勃生气里带着一股子虎劲儿——不知道隐藏一点实力，一股劲儿地冲啊，开啊，笑啊，着实不用收敛一点。虎刺梅每个月都开花，什么时候都是枝叶蓬勃，虎虎有生气。其叶子则嫩嫩绿绿的，呈倒卵形，有一种萌萌哒的感觉。花，正红色的，娇媚精致，艳丽动人。和“虎”实在不搭边。

它和“虎”搭边就搭边在那满身的刺，坚硬刺疼，浇水时都得万分小心。我知道它长满了刺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毕竟，这一身娇艳的花可得好好保护。每次看到虎刺梅，我都想到一句诗“何意百炼钢，化为绕指柔”或者“侠骨柔情”，诸如此类刚中有柔，柔而有韧的，给人力量和温情的诗句词语。

当冬天外面寒雪飘飘，室内暖意融融，一盆火红的虎刺梅开放如火时，我心头充盈着的是希望和美好——那一朵朵娇小的花就是一簇簇燃烧的火焰。

水仙花，身姿轻盈优美，花色高洁出尘，以“仙人之姿，君子之德”名世，因水而生，因水而蔽，因水而绽香。一向为人所喜，更是文人案头的清供。

水仙花，让人喜欢的原因还因它养法质朴简单，只需一只花盆，几粒石子，少许清水。如此品格高尚，姿态清逸美妙的水仙，怎

不让人喜欢呢？

每到腊月，我会去花卉市场买一盆水仙回来。回到家后，给它换到浅口浅绿色的花钵中，在花钵里放几枚鹅卵石和清水，给它安置在一个淡雅清幽的家。日子在那一钵清芬里慢慢地度过，也多了些韵味和期待。在期待中，心房里弥漫着淡淡的芳香。不久，水仙花竞相绽放了，纯白色花瓣，鹅黄色花蕊，衬托在翡翠般枝叶丛中，婀娜多姿，满室是奇特醉人的芳香，沁人心脾。

比起虎刺梅，水仙是柔媚和高逸的，它浑身上下风流云涌。看到水仙开花就让人想到《洛神赋》：“瑰姿艳逸，仪静体闲。柔情绰态，媚于语言。奇服旷世，骨像应图。披罗衣之璀璨兮，珥瑶碧之华璐。戴金翠之首饰，缀明珠以耀躯。”尤其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传神地表达出水仙的情韵状态。黄庭坚也把水仙认作是花中洛神，他在《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》中这样吟道：“凌波仙子生尘袜，水上轻盈步微月。”又在《与李端叔书》中写道：“水仙花开，明窗净室气撩人，似少年种梦也。”他可谓水仙之知己，犹如林逋之于梅，周敦颐之于莲，陶渊明之于菊。

花是柔的，花又是有力量的；花是艳的，花又有着高蹈浩渺的姿态。这些开在冬天的花，用自己的意志和生命在冬天含蕊吐香，绽放芳香，施展出自己的美，带给我们诗意和浪漫，也让我从中体会到力量和美，隐逸和绽放，从容和生机。

为你订制一款AI机器人

□川子

一早醒来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洒在床头，我却依旧沉浸在黑暗之中。右眼的疼痛提醒着我，这场眼疾来得并不轻松。老婆早已起床，轻手轻脚地来到床边，为我滴上眼药水。我深情地说：“老婆，我爱你，你对我太好了！我要为你订制一个AI机器人。”

半个多月前，我的右眼黄斑断裂，做完手术后需要至少居家一个月疗养。顿时，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我整天躺在床上或沙发上，因为眼压很高，常常闭着右眼，无法到处走动，特别难受，很不方便。右眼一度失去光明的我，想起当年第一次看海伦·凯勒的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时，为主人公难过而落泪不止，如今自己也有了类似的体验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
老婆每天都会不厌其烦地为我滴眼药水，叮嘱我按时服药。她的工作已经很忙，却还要照顾我这个“病耗子”，真是难为她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她在挂衣服时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，闪了腰。每每看着她痛苦而又忙碌的身影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
我是在大瑶山的那所乡卫生院偶遇我老婆的。那时候，她刚从卫校毕业，二十出头的小师妹，青春洋溢，笑容灿烂，淳朴善良。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从相识相知相爱到成家立业，一眨眼就快三十年了。现如今，女儿在外地求学，年过半百的我突遭眼疾这一劫，看老婆这样忙里忙外，悉心照料，还做心理疏导，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愧疚。

上半年，我应邀去南方L市游学，陪同我的杨总说，他们的城市要打造全国第一个涵盖各领域的机器人制造城。当时我就脱口而出：“好啊，杨总我要第一个报名订制一位私人秘书……”现在，我想明白了，我要订制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秘书，而是一位无论相貌、性格、气质都和老婆一样的AI机器人。这位机器人不仅要会照顾我们，重要的是能让我们这个家的生活更加轻松愉快，也能让我们这个家更加温馨和谐。它可以帮我读书、写字、做家务，甚至可以陪我聊天，听我倾诉。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，它可以给我讲段子笑话，让我开心起来；在我迷茫的时候，它还可以给我出谋划策，帮我找到“诗和远方”。

当然，我也知道，机器人再智能，也比不上老婆的真实感。但我还是希望，有了这位AI机器人的陪伴，老婆能稍微轻松一些，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和享受生活。

“老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满怀期待地问。老婆笑了笑，说：“你真是个傻瓜，不过，我还是希望你健康快乐的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我知道，无论未来怎样，有老婆在的地方，就是家，就是最温暖的港湾。而我要做的，就是努力恢复健康，尽早驶入我正常的工作轨道，努力让老婆过上更好的惬意的生活。

于是，我决定，等眼疾好了，我要带老婆一起去南方L市，看看那个正在建设中的机器人制造城。

老婆，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数的世界里，请相信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忠贞的那份爱。

老婆，我要为你订制一款AI机器人。



题字：邵玉铮

爱，就是一餐一饭的滋味

□雨童

12月21日，冬至。一年中白天最短，黑夜最长的日子。天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春悄悄潜于“数九”，经过81天风霜雪雨的历练，从严寒奔赴阳春，走向自己的主场。

冬至大如年，人间小团圆。这一天北方的饺子，南方的汤圆，吃寄予了人们幸福团圆的美好祝愿。这个冬至，我们家各主东西南北，都有自己的主场，饺子汤圆都齐活，却少了团圆。当现实的距离打破了节日团聚的旧模式，放下的是无奈和执念。想想去年9月从成都到上海，今年刚刚从北京转到上海陪伴女儿，都让我对团聚和陪伴的意义更加清晰。

朝鲜菜汤饭的异域风味，粤菜打边炉的滋味鲜美，日本菜馆里的清酒，凯旋路上的云南Bistro，还有冰激凌和自制火锅……每次到上海来看女儿，她总是带我去吃她认为特别好吃的各类美食，从不重样。这次也一样。中国人赋予了吃神奇的力量，就像这冬至的饺子，过年的饭，代代相传。

想想，我们倾其一生追求的爱和幸福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爱，就是陪伴，在这一餐一饭的滋味间流淌着幸福。与女儿一年见两三次，彼此缺失的陪伴，也在这一刻被填满。

女儿小的时候，因为我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，很少陪伴她，总是她睡着才到家，我还在睡的时候，她已背着书包上学了。上了初中，女儿学会了熬稀饭，下午放学熬上稀饭就去写作业，等我们回家做菜一起吃饭，女儿煮的小米稀饭成了最难忘的味道。后来，从西安到上海，从坐绿皮火车到乘坐高铁，每到周末或休假我就去陪她，也总是先问她想吃点什么，带她去地方美食，包括放假回家，也总是千方百计给她做吃的。女儿工作后，一年见面的时间更少，但女儿开始当家做主，我每去一次，她都尽心安排各种风味美食，偶尔也会自己动手烧菜，吃饭时，我们或聊美食或默默地吃，其实在哪里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于彼此陪伴。好像也只有吃才能表达彼此那些因缺失了陪伴无以表达的思想、内疚、担心和

焦虑，填补距离和时间的空洞，所以吃又带着治愈亲情的滋味。

一餐一饭之间，承载着宇宙万物最深沉绵长的缱绻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爱的味道。这大概，也是我们今生相遇，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人所赋予的意义，留在一次又一次的相聚、一帧一帧的记忆里。



一碗酸菜暖冬天

□董国宾

这个冬天注定不会冷，似有一盆炭火萦绕我身边，因为我又想起了严寒冰雪天形影相随的母亲，想起了母亲立在寒风中，伸出一双温暖的大手，捧给我一碗碗好吃的酸菜。

自从冬天拉响了鸣笛，母亲的影子就跨步走进我的心里，像一架晃来晃去的秋千，摇醒了温暖的记忆。那样的日子被时光隔成了一段往事，可回味起来仍像一块蜜饯。那是遥远的乡村生活中，瘦小母亲的爱和用心，是我曾经的温暖。

僻远的乡村，一家一户的农家小院无遮无挡，凛冽的寒风横扫而过，村子像裹进冰窖里。这样的冬天，算是平常。故乡的每户人家都会花些力气，赶在冬天来之前，做好几件御寒之事。劈柴、备火炉、挖地窖，坚固门窗，再找些挡风的材料。衣食上，也沿着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民俗。

未逢寒露，母亲抱来一颗颗从庄稼地里收获的大白菜，在太阳底下晾晒，缩一下水，再一颗颗送进地窖封藏，母亲开始为冬天的吃食作准备了。这样的迎冬习俗，每年这个时候，母亲都会乐此不疲地重复一遍又一遍。如一圈圈时光的年轮，一年又一年累积在久经风霜的岁月老树上。

冬季到来后，冰冷的日子里，母亲以仅有的农家青菜作原料，用心打理一家人的吃食和生活。一碗碗冬天的酸菜，成了我家越冬的主打菜，乡下人都以酸菜作为日常，在漫天飞雪的小村子里度年月。

酸菜，以农家常用的大白菜腌制而成冬菜。打记事起，母亲每年都要腌酸菜。母亲腌制的一缸缸酸菜，品相好，口感爽，村邻争相拿一些回去品尝。村邻们还会跑来，向母亲腌酸菜的秘诀。母亲说，用淘米水腌菜，腌出来的酸菜香脆。就这样，整个村子人桌的酸菜，都酸酸香香，爽脆适口。

要腌酸菜了，母亲把腌缸里外刷洗干净，找个空地安放平稳，转身又走到厨房生火烧水。一棵棵白白净净的大白菜，是母亲早先晾晒好的，摘去枯叶老帮，又削去粗根。水沸了，母亲将大白菜入锅焯一下水，又麻利地从水中捞出，侧身搭在院中的木架上。待沥干水后，装进腌缸，一层层撒上食盐，再注满一盆盆淘米水，压上两块干净的青石，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一颗颗大白菜，困顿地头贴缸沿，接成一团的叶片朝向缸心，层层相叠，在缸内挤扁而眠。

冬天似乎越走越慢，那清冷的天气里，母亲做的一碗碗酸菜，逢时给我送来一把把取暖的火。朔风怒吼的日子，外面雪花乱舞，幼年的我手捧一碗大米饭，一筷筷不停地夹起酸菜脆嫩的冬菜，躲在旧屋舍大口吞吃，我在心里常嘀咕：好幸福！冰封的隆冬时节，母亲会自己忍饿，给我做一两顿五花肉酸菜炖粉条、炒酸菜肉丝，酸菜豆腐间或有的吃。走不掉的记忆中，冬天我时常有酸菜美味吃。

冬天走过去，又走过来。我成长的寒时冬月里，盈满了母亲的酸菜香，有和暖，有幸福。眼前的雪花没了冰凉，一定是远乡的母亲，用穿越时空的爱怜，温暖了寒冷的冬天！

流年碎影

小楼暖阳

□刘从进

多年前，我们单位因办公楼拆建不得已搬到一个旧街区上班。那是个老电影公司的办公楼，四层，一楼是旧货回收商店，二楼是一群农民工租住，三楼是我们的办公室，四楼是一个影楼。整幢楼呈U状向北弯曲，和另外的房子组成一个小四合院。南面是一条拥挤的街，街上有服装店、网吧、美容店，夜里对面的舞厅不时传来悠扬的舞曲……整个环境像吉普赛女郎的舞姿一样，充满叮当作响的生活气息。

转眼到了冬日，由于离家较远，中午我就在街上胡乱吃点东西，然后在办公室里度过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我常常看到四楼阳台上一个个年轻女孩的身影，她坐在那“U”形的拐角处慵懒地晒着冬日的阳光，让我十分羡慕。我所在的三楼虽有几缕阳光，却是阴冷稀疏的，而女孩所在的四楼，阳光很充沛温暖。每天中午，日光照在白色的墙上，我在三楼，她在四楼，我看看她，她看看我，相隔一层楼，四五米的距离。

诗人巴尔蒙特说：“为了看看阳光，我来到世上。”人们对冬日的阳光总是分外渴求，我很想上去享受一下四楼的阳光，可是不认识她。然而那冬日的暖阳对我的诱惑太大了，又一个中午，我终于怀着忐忑的心向四楼移去，她正在洗一个饮水机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她也许可知道我的心思，微微一笑，到房间里拿出一把黄色的弧形摇椅请我坐下，接着捧出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放在走廊的栏杆上，然后到楼下的邮箱里拿来一大堆报纸给我看，再到房间里拿出一包葵花籽儿、一个烟灰缸、一个废纸篓。我先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再就是一阵莫名的感动。白色的墙，黄色的地毯，两把摇椅里坐着两个陌生人，静静地晒着冬日的暖阳。她穿一身灰白相间的格子短大衣，一头披肩长发，应该是远离时下酷一代的女孩。

我们喝着开水，晒着太阳，十分闲散地聊着没有主

题的话。交谈中得知，她的家乡就是我年轻时工作过的小镇。她19岁开始在剧团工作，几年前剧团解散，她现在与一个摄影师合伙开一个不大的影楼，做新娘化妆，拍生活照艺术照。摄影师很忙，经常是她一个人独守影楼，生意也不太好。

冬日的阳光柔和地晒在身上，仿佛涌向人心田的暖流，抚慰着疲惫的心灵，它在寒冷的天气中为人送来温暖，在万物萧条中让人感到亲切。冬日的阳光让我对生命的真谛有了更多的领悟，更加恬淡从容。微闭眼睛，丢开世俗的烦恼，彻底放松地把自己抛在艺术的软椅上，这冬日的阳光便是人生的至高享受。

随后，我回到三楼上班，其间共一小时零七分钟。一个多月后，照例是中午，她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，淡然一笑，说要为我拍一张照片，要我站在办公室门口。拍好后，她说影楼要搬走了，还说这半年她看惯了我在办公室门口的身影，让她的孤独有了一个伴儿。我恍然有所悟，也提出要为她拍一张照片，让她坐在四楼常晒太阳的地方，我拿着她的相机站在办公室门口为她拍。

我们还约定双方都为对方留一个电子信箱，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就相互发送，但不能打听和告诉对方世俗中的事，至今我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，如今她已发给我数十封邮件，分别是一只森林里美丽的红冠翠鸟，一座云雾缭绕仙鹤翻飞的小海岛……我想我应该永远保留这个信箱，并时时打开它，保留它就是保留生活的美好，打开它就是打开生活的希望。

在冰冷的城里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挤，而心与心之间却越来越远。好多年过去了，我时常还会想起，冬日小楼里，一个晒着太阳青春恬淡的女孩。